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五回 墊空當俊僕結新歡 抬轎子乖人受暗算

話說阿根一覺醒來。見自己睡在榻上，面前站著一個外國人，一個中國人，正在不懂。忽見那中國人開言道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為甚吃了迷藥睡在茶館裡？」阿根道：「這裡是什麼所在？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？你們又都是什麼人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裡是仁濟醫院，我們是醫生，你是巡捕房裡送進來的。你為甚喝了安眠藥水睡在茶館裡？」

阿根聽說安眠藥水，才想起身邊還有一百五十三塊洋錢鈔票來。探手摸時，叫得連珠的苦，袋裡空落落。休說鈔票，連廢紙都不有一張。醫生問他為甚叫苦？阿根道：「我姓王，名叫阿根，在祥記春號火腿棧老闆費老爺那裡做跟班，今天老爺叫我送一卷鈔票到馬先生那裡，共是一百五十三塊。在大馬路碰著了一個朋友，被邀到四馬路四海昇平樓喝茶，不知怎樣，喝喝茶竟會睡熟的。那以後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現在你們說我喝了安眠藥水，我也曉得那安眠藥就是一種蒙藥，精神抖擻的人一喝了就要睡去，想必我也中了毒計，被人家暗算去了。但是這安眠藥那裡來的呢？」

醫生道：「你身邊鈔票可還在？」

阿根道：「沒有了，都沒有了。先生可還有法子好想？」

醫生道：「這裡是醫院，只會得醫病，醫病以外的事不便管理，你那事只好告訴巡捕房，叫巡捕房替你查罷。」

阿根道：「我這會子可否離去這裡？我想家去稟告老爺呢。」

醫生道：「不必性急，再停一點鐘可以回去了。」

阿根無奈，只得安心等候。醫生說畢，就出去了。阿根覺著頭裡還有點子昏沉沉，合著眼默默的轉念頭，想這安眠藥那裡來的？堂倌總不至於，同桌的人我與他素昧平生，怎地會作弄我。莫非是兩生麼？想著兩生，便把今天碰著的情形細細一摹，越想越疑，越疑越像。初還不有點子疑心，後竟決然道，不錯不錯，一定是他無疑。他聽我說送鈔票馬先生那裡去，才邀我喝茶的。好容易等滿了一個鐘頭，醫生答應放出去。阿根就到巡捕房告知一切，巡捕房應允查辦，然後趕回公館，把遇騙情形向春泉說了。

春泉只道他是串吃的，竟然大不答應起來，要把他送到巡捕房去。反是姨太太解勸道，他又不是有心綽你槍花，也是上人家當呢。趕緊查起來，也未見得是查不著。就是查不到手，你也不是吃不起虧的人。阿根是你鄉下帶出來的，不要說別的，那面子也總要替自己留留。上海是有報館的，不論大小事情，動不動就要上報。萬一被報上登了出來，走到人前去，連你也沒意思呢。」

春泉聽了，自然如奉綸音，沒一點子敢違拗。當下便把阿根排暄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阿根偏偏心不死，趕到名利棧去查問，卻見房門緊閉。問茶房時，知道倪兩生不住在棧裡已有一個多禮拜了。只得懊喪而回。看官，你道姨太太果然為度量寬宏，勸春泉看過點子麼？非也，卻因阿根生得俊俏非常，語言伶俐，年紀又是輕不過，姨太太早存了個勾搭他的意思。恰好出了這件事，故意藉著排解，在阿根面前見一個好。

阿根本是聰明透頂的，風月上頭豈有不懂。一竟因為礙著主僕名分，究有點子蟹蟹螯螯，不敢十分放肆。現在見天大一件禍事，姨太太三言兩語，弄的霧解煙消，免掉了自己彌天大罪，那有不感激涕零之理。事有湊巧，這日六點鐘，一個堂子裡外場，送進一張請客票來。阿根接了，轉送到樓上。見春泉坐在炕上，正吸水煙兒。阿根把請客票呈上，垂手侍立，聽候吩咐。春泉接來瞧了一瞧，就放在炕几上，依舊吸他的水煙，一聲兒不響。姨太太就問：「那個請你喝酒？」

春泉道：「就是周介山，討厭的緊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你可去？」

春泉道：「我去了你一個兒在家，不冷靜麼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只要早點子回來是了。在上海地方做生意，應酬是少不來的。不去應酬就沒有朋友，沒有朋友就沒有幫手，沒有幫手，做起生意來豈不就要吃虧。再不然為我一個人，倒使你生意上受大虧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這樣明亮就好了，我一竟怕你不答應呢。」

遂向阿根道：「說我就來。」

阿根應著一個是，自下去吩咐不提。這裡姨太太親替春泉穿上了馬褂，鈕好鈕子。春泉向姨太太說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

就坐著馬車赴席去了。此時春泉已自備了一部馬車，進出很是便當。這一去，卻便宜了阿根，淪肌浹髓，著實的報了一番大恩。自此兩人便落了水，春泉卻還一點兒沒有曉得，不必細表。且說春泉坐著馬車，徑到三馬路周介山相好花媛院中。跨進門，外場照例怪喊一聲。此時春泉已是十分老練，這裡頭經絡都已明白，並不驚嚇，徑上扶梯，跨進房，介山拱手招呼。見惠伯、希賢、靜齋、祥甫一班熟人都在，大家都說：「只道如夫人絆住，不放你出來，那知竟然會來了，真是出人意外。」

介山道：「我說春翁不是懼內的人。惠伯不信，和我賭下個東道，現在可是我贏了，這十台花酒一定要奉擾的了。」

惠伯道：「吃幾台花酒算什麼，這裡吃過後，就翻台秀卿那裡去吃一個雙台如何？」

靜齋道：「今晚恐怕不成功了，我們幾個人都要自己做主人，都要有屈春翁作陪，輪轉來已有四五處的應酬。時光已經不早了，春翁是新婚燕爾，夜深了恐怕不方便麼。」

惠伯道：「這也沒什麼不方便，抵椿兩個膝蓋見不著，就天亮回去也不要緊。」

介山道：「你又講錯了，如嫂要製得服春翁時，也不放他出來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們說都要做主人翁，今天又不是年，又不是節，到底為甚緣故？」

介山道：「是錢行酒。」

春泉道：「替誰錢行？」

介山道：「是個留學生，姓秦，號叫少耕，新從外洋畢業回來，現在要到北京廷試去，所以替他錢行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們怎麼認識起留學生來，這班人不是好惹的呢。」

介山道：「是錢瑟公的朋友，檯面上認識的。這秦少耕人倒很和氣，極要朋友，一點子留學生習氣都沒有，你少停會過面就知道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原來恁地。」

靜齋又問春泉，阿根遇騙的事，可曾查著。春泉道：「還沒有呢。報了巡捕房，宛如石沉大海，一點子消息沒有。叫阿根去問問，倒說查著了自會來關照的，用不著一趟一趟來問。我們巡捕房又不光辦你一個人的事。我們在內地，聽說上海巡捕房怎樣怎樣的好，現在看來也不過如此。」

介山道：「這卻不能怪他的，他們究也不是仙人，那裡能夠件件周到。」

惠伯道：「春翁失竊了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並不是失竊。」

遂把阿根遇騙一節事述了一遍。惠伯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只消托瑟公說一聲是了。錢瑟公巡捕房裡的人都熟識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瑟公怎麼會認識起巡捕房裡頭人來？」

惠伯道：「瑟公這人，本是極愛交朋友，上中下三等，沒一等不交到。做官的也有，做買辦的也有，做馬夫、戲子的也有。他認識巡捕房裡頭人，還是前年子認識起的呢。那時正值夏季裡，愚園地方盛行夜馬車，上海幾個闊人沒一個不到，瑟公也是夜夜

到的。愚園門外，有一個站崗巡捕，是外國人。齊巧這時候天天派著他夜差，瑟公憐念他夜露裡淒涼不過，夜夜請他白蘭地酒喝，喝喝酒卻就喝成了朋友。後來瑟公的馬車不知為了什麼，被捉進巡捕房去，這巡捕齊巧在裡頭，一見是瑟公的馬車，忙替他巡捕頭兒跟前說了個情，非但沒有罰掉洋錢，倒又認識了個巡捕頭兒。從此瑟公便同巡捕房裡頭人認識了。就是的快馬車，也比別人捉得好一點子。」

正說著，外場報說客人上來。接著怯怯殼樓梯上一陣皮鞋聲響，門簾啟處，走進兩個客來。春泉見前一個是洋裝朋友，後一個就是錢瑟公，介山起身招呼。那洋裝朋友見春泉面生，就過來請教貴姓台甫。春泉說過，轉問那人，才知就是秦少耕。介山見客齊了，便叫娘姨喊起手巾。一時外場絞上手巾，眾人接來揩過，介山要過筆硯，替眾人開寫局票。靜齋忙問春泉叫那個？春泉道：「我不叫了。」

花媛媛插嘴道：「費大少那有不叫的道理。」

介山道：「我薦一個清信人給你可好？」

春泉搖頭道：「清信人沒甚趣味。」

靜齋道：「仍舊我來舉薦一個罷，包你出色。」

惠伯插問：「你薦的是誰？」

靜齋道：「蘇玉蘭。」

惠伯道：「那個蘇玉蘭？名字好熟。」

靜齋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竟這樣的善忘，兩禮拜前的事，竟會忘記到個乾乾淨淨。」

惠伯道：「噢，想著了，想著了，是買箴金做的。箴金那日曾邀你我去又過一場麻雀，那日你牌風甚盛，連和過兩副倒勒呢。不錯，果然出色。」

遂向介山道：「迎春二，蘇玉蘭，春翁叫，寫寫寫，寫罷寫罷。」

周介山運筆如飛，一時間各人的局票都已寫好，叫娘姨轉給外場，分頭髮去，就請眾人入席。秦少耕坐了首位，春泉第二，餘人依次坐下。那秦少耕春風滿面，談笑風生，席間七個人，沒一個不應酬周到。春泉果覺少耕十分可親，自恨無緣，不曾早日相見。眾人所叫各局，陸續到來。

偏偏春泉的蘇玉蘭遲遲未到，害得他忙得熱鍋兒上螞蟻相似。看看這個，瞧瞧那個，看來看去，偏又看中了秦少耕叫的王翠芬，不轉睛的打量。只見王翠芬，碟圓一張圓面孔，並沒敷半點兒脂粉，拖著一根油鬆大樸辮，好似烏雲中推出一輪皓月，十分可愛。想要轉一個局，又因初次會面，未便啟口。直到菜要齊快，蘇玉蘭方姍姍而來。一進門就問：「那一位費大少？」

靜齋把手向春泉一指道：「這位費大少，就是我們號裡的大老闆。」

蘇玉蘭款款輕輕，走到春泉椅後坐下，笑向春泉道：「今天因轉局多了，來得晚了一步，對不起。」

春泉連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」

一面盯住了蘇玉蘭，細細打量一會子。見他白胖胖的面孔，亮晶晶的眼睛，滿面春風，一團和氣，異常的可親。春泉遂旋轉身子，有一句沒一句同他攀談。眾人因還要翻台，都不肯儘量，菜一上齊就催乾稀飯。接著就是馬靜齋做主人，翻台豔情閣院中。春泉推辭不脫，只得與眾人同去。這夜席間眾人，除春泉、惠伯外，個個要替少耕餞行。翻到這裡，翻到那裡，吃到後來，竟像上供般滿滿擺的菜，一樣樣拿上來，不過供這麼一供，依舊紋風兒不動的撤了下去。眾人竟像廟宇裡泥塑木雕的神道，朝著酒菜不過白看看，就算領過情了。這也是應酬場中常套，不用細表。

春泉在席間，就把阿根遇騙的事，告訴了錢瑟公，托他從中設法。瑟公道，此事用不著催問巡捕房，巡捕房事情多不過，常去催問，他們要討厭的。只消到茶會上托包打聽一聲是了。那各種奸拐偷騙案子，報了巡捕房，巡捕房照例就著包打聽去查緝。所以報案後出力不出力，都在包打聽手裡，巡捕房是不相干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兄弟於此地情形，不很熟悉，可否就借重瑟翁替兄弟去托一聲包打聽如何？」

錢瑟公連說：「不要緊，這點子小事情，應得效勞，兄弟明日，就叫人到茶會上吩咐一聲是了。」

這夜春泉回去，已經四點鐘敲過，姨太太卻尚兀坐守候，毫沒點子怨恨神氣，春泉始放下了心。一宵易過，次日醒來，差不多一點鐘了。阿根送上一張請客票，卻是錢瑟公邀請到六馬路周碧桃處碰和的，是隔夜樓面上約好的，春泉點頭說知道。吃過飯，依舊坐馬車到六馬路。周碧桃院子是靠馬路的，春泉來過兩回，不用找尋。將近行到，小馬夫跳下馬車，把馬攏住了，慢慢走幾步，到門前停住，去開車門，春泉跳下車，進門一徑上樓。

瑟公起身招呼，見先有兩客在。一個就是輪船買辦張咸貴，一個卻不認識。問起來才知是張咸貴朋友，姓胡，號叫雅士，是個江蘇候補知府。春泉肅然起敬，連說了好幾聲久仰渴慕。瑟公道：「祥甫因為到了個鄉親，不能來了。齊巧這位雅翁先生，補了個缺。」

春泉道：「很好很好，一樣的一樣的。」

此時靠窗那張紅木桌子，已移在中央，斜角兒擺著。桌上一副烏木嵌牙麻雀牌，和四分籌碼，都端正齊備。瑟公請春泉上場，同張咸貴、胡雅士扳莊入座。周碧桃從後房轉出來，照例應酬了一會子。娘姨把各人茶碗及高裝糖果，放在左右茶几上。瑟公叫拿票頭來，請眾入叫局。費春泉道：「秦少翁動身了麼？」

瑟公道：「動身了，你怎麼忽地問起他來？」

春泉笑而不言。少頃，瑟公問到春泉。春泉道：「王翠芬住在那裡？就開了王翠芬罷。」

瑟公道：「你昨夜不是叫蘇玉蘭的麼？」

春泉只是笑。局票開好，交與娘姨。眾人碰起和來。言定一百塊底二四，胡雅士還嫌太小，要加炮子。張咸貴道：「加炮子很好，加三十塊罷。」

問瑟公、春泉。瑟公、春泉也答應了。第一圈莊沒甚進出，第二圈輪著雅士的莊，卻連和了三四副大牌。那要張，都是對家張咸貴放下來的。春泉倒也不過如此，瑟公究竟是老上海，心思早動了疑。發話道：「奇怪的很，怎麼雅翁手旺的牌，咸翁竟像看見的一般，張張發下來，不曾有空過。春翁，你我兩個人倒要當心一點子。」

張咸貴道：「那也不過碰巧呢，兄弟於這麻雀裡頭，一夜天曾輪到四五千銀子呢。要是瑟翁做了這種大輸家，又怎麼說呢。我們幾個人都是要好朋友，難道還有甚信不過麼？」

說著，啪的一聲，又發出一張白板。雅士把牌一攤道：「多謝多謝，我齊巧又是個三元格局。」

眾人瞧時，見是三張中風，三張發財兩張三萬。倘來萬子，不過是三翻，剛剛湊趣的白板，又從咸貴手裡發出。咸貴曉得瑟公要不答應，忙把自己的牌攤出道：「你們瞧罷，我這張牌應發呢不應發？」

春泉湊過頭去瞧時。見是兩搭索子，一扣同子，兩張西風，兩張一萬。咸貴道：「我本是一張西風，一張白板，現在摸著了西風，西風是坐風，難道倒留著單張的白板，拆去自己坐風對子麼？」

瑟公見他們一點子破綻沒有，倒也不好說什麼。等到定當結帳，自然是胡雅士一個兒贏的。春泉最輸，輸到六百多塊錢，瑟公也輸了五百光景。張咸貴卻只輸得二百十多塊。娘姨收拾過牌籌，就叫搬上碰和菜來。四人讓坐，周碧桃上來敬了一巡酒。咸貴道：「雅翁今日在轉運了，你今年賭裡頭是一竟輸的呢。我與你同著場，不曾見你贏過。」

雅士道：「又麻雀原不過是消遣消遣，就有輸贏，究也有限。今年在漢口，牌九里光是一條牌，就輸到七乾多銀子。」

咸貴道：「一條牌輸到七乾多，賭到終局要輸多少？」

雅士道：「足有二萬多銀子。」

春泉聽了，不覺駭然。咸貴道：「賠錢的事，本是逢場作戲，輸輸贏贏，說不定的。我們原班這幾個人，明日再敘一局如何？」

瑟公道：「兄弟齊巧有點子小事，恕不能奉陪了。」

咸貴道：「春翁是一定肯賞光的？」

春泉還沒有回答，雅士道：「兄弟板到。」

咸貴道：「你是贏家，好意思說不到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咸貴道：「回春坊沈彩林院中好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就貴相好那裡麼？很好很好。」

瑟公不便阻擋。春泉道：「我們吃過飯，到王翠芬處去坐坐好麼？」

張咸貴道：「瑟翁早點子賞飯罷，瞧光景春翁還要請我們吃酒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台巴酒算甚麼，我就請你們吃一台是了。」

瑟公道：「春翁當真請酒麼？」

春泉道：「真的。」

於是連聲催飯。吃過飯，大家同到西公和裡王翠芬院中來。王翠芬家裝著電鈴的，所以客人進門，烏龜並不怪叫。春泉走上樓，見娘姨大阿金已站在樓門口迎接，心裡詫異，問道：「我們上來又沒有人通報，你們怎麼會曉得的？」

大阿金道：「我們裝著電鈴的呢，客人上來，相幫們只要把電鈴一掣，就曉得了。」

進房坐定，恰值王翠芬出局回來，照例敬過瓜子，殷勤的應酬。春泉道：「今天房間可空？我想就借你這地方請幾個客，可以不可以？」

王翠芬道：「你費大少肯照應，是再好沒有的了，怎麼倒說得這樣客氣。」

當時春泉要過筆硯，點了菜，隨接開了請客票。所請無非是馬靜齋、周介山、毛惠伯等一千人。一時客齊，外場把檯面擺好，絞上手巾，大眾入席，道謝而飲。靜齋道：「春翁新相好倒攀這裡，是那個人介紹的？」

春泉道：「並沒什麼介紹人，是我自己找來的。」

靜齋湊趣道：「春翁眼力果然不差，竟被你找著一隻頂了。」

王翠芬曉得春泉是個富翁，妓女以錢財為重，自然格外慇懃，所以檯面上應酬得十分周到。一時叫來的局陸續到了，瑟公鼓起興來，就要擺莊划拳。馬靜齋和周介山卻還在談講生意經絡，什麼火油價錢又跌了，咪咁瑞記兩聽一元七角半，鐵錨牌一箱兩元一角半，德富士兩元五角半，要做倒做得。講得個津津有味，卻被瑟公道：「我們要擺莊了，你先來做一個輸贏。露水生意，不要談他了。」

方把兩人話頭剪斷。於是平拳對手，八馬五魁，鬧一個不了。等到菜將次上齊，眾人正在催乾稀飯，忽聽得半空裡啞啞啞一陣鐘聲，翠芬先聽得，即說：「可是撞亂鐘？」

靜齋聽了，忙起身走到窗邊，推開一扇窗兒向下喊道：「撞亂鐘了？」

樓下有娘姨接應，也喊說「撞亂鐘了，你們快點子去瞧瞧。」

隨後達辣達辣一陣草鞋腳響，三四個外場，趕緊飛跑出門去了。此時席間眾人，也都仰著頭，息聲靜氣的聽那鐘聲。春泉等撞過亂鐘，屈指數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恰恰撞到七下停了。跳想來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七下剛剛是新馬路。」

站起身來，推出窗瞧時，月色中天，靜悄悄地並沒見一點兒火光。眾人道：「泥城橋朝西，通是七下鐘，不見會是新馬路的。」

適有一個外場先跑回來報說，在新馬路上，救火車通通去了。」

春泉聽得，忙到後面露台上，向西北望去，在牆缺裡現出晚霞般一片紅光來。春泉著急，喊小馬夫。外場回說小馬夫跑得去瞧了。春泉急得心裡突突的跳。王翠芬道：「新馬路上人家有許多呢，你著急些什麼。」

春泉不答，趕著要走。靜齋道：「且等馬夫來了走不遲，你橫豎保著險的，怕什麼。」

正說著，小馬夫已來了，在天井裡喊老爺，報說道：「龍飛馬房後背，離公館不多路呢。巡捕攔著，走不過了。」

春泉一聽，拔步就行，也來不及與眾人作別。靜齋道：「我與你同去。」

兩人急匆匆下樓，跳上馬車，飛一般駛向新馬路來。打從勞合路經中泥城橋，才過得中泥城橋，從車窗裡望出去，就見一個頭戴銅帽身穿紅衣的外國人，帶領多人整理皮帶，通長銜接做一條，橫放在地上，開了自來水管，把皮帶一端套在龍頭上，並沒點子水聲，卻不知不覺皮帶早漲胖起來，繃得緊緊的。

馬車沿著皮帶走不多路，早被巡捕擋住。靜齋在車窗裡探出頭來，說了幾句，也沒中用。只得轉彎，穿餘慶裡，打從孤嶺路兜轉。到了派克路，那火瞧去，還離著好些。但是耳邊已拉拉雜雜，爆得怪響，很似放幾千萬炮竹似的，頭上火星亂打下來，馬夫把袖子遮著頭拉韁，馬車放到梅福里門口。春泉、靜齋跳下車，一口氣奔到家裡，見阿根同園子都在門口，爭先訴說道：「保險行外國人已來看過，說不要緊，放心是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要緊是沒甚要緊，只是防總要防在前頭的好。你拿保險單帳簿契券一切要緊物件，理齊了先交代一個妥當人，其餘鈔票銀洋首飾等類，好帶呢帶在身邊，不好帶就放在鐵箱裡頭，衣服雜物一概不要去動他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這會子心裡亂的很，你進來幫我收拾收拾罷。」

忽又聽得豁啾啾一聲響，知道是坍下屋面。仰首瞧時，那火舌頭越發發起來，高了丈餘。趁著風勢，呼呼的發嘯。火星火老鴉一塊塊飛過來。春泉慌的向裡就鑽，靜齋跟著走到樓梯，靜齋便縮住了腳。春泉急道：「快上來，現在時光還避甚麼嫌疑。」

靜齋只得跟上。春泉走進房中，見姨太太嚇得面孔失色，一手抱著娘姨，一手拖著大姐，三個人抖成一堆兒。姨太太嘴裡不住的亂喊：「菩薩天爺救救，菩薩天爺救救！」

春泉道：「你們這樣濟得甚事，快拿首飾先收拾起來。」

姨太太一見春泉，忙放開了娘姨大姐，撲過來執住春泉的手道：「這這這便如何，這這這便如何？」

春泉道：「你不要慌，首飾在那裡，先拿來收拾起來，要緊要緊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我慌的不記起了，你替我找找罷。」

春泉道：「叫我那裡去找，叫我那裡去找。」

靜齋立在房門口喊道：「別的東西都不要緊，保險單第一先找了出來，那是憑據呢。失掉了，保險行會要賴帳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進來幫我找找罷。」

靜齋跨進房，叫應了姨太太，隨說道：「不要這樣發急，包你不要緊。你們一急，心先慌了，倒要誤事。快點子大家收拾東西。」

春泉聽說，撇開了姨太太，忙去收拾。顧了這樣，卻忘了那樣。摸出一把鑰匙，交給靜齋道：「你替我把櫥門開了，瞧瞧他的

首飾匣可在裡邊沒有？保險單、莊摺、契券我都放在鐵箱裡的，現在都已找出了。」

靜齋接了鑰匙，開出櫥來一瞧，見第二隔上放著一隻朱漆小皮匣，忙問：「這可就是首飾匣？」

春泉走來一瞧，連說「是的是的」，兩人胡亂收拾完畢，春泉睜著眼問靜齋道：「你替我想想，可還有甚東西沒有收拾？」

靜齋道：「也沒有什麼了，你不要慌。」

春泉也不回答，走到樓窗口，呆呆地瞧火。忽見火光中冒起一團團黑煙，夾著火星滾上去，直衝向半天裡。門首眾人齊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緊了。」

靜齋也來瞧了，說道：「藥水龍來了，打了下去了。」

話剛說罷，果見火舌頭低下了好些兒，漸漸看不見了，連黑煙也淡將下去。春泉始放心歸座。只聽姨太太和娘姨、大姐都念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」不止。靜齋道：「春翁你保了險，還有甚麼不放心。保險行裡不發急，你自己倒先發起急來，宛如沒有保險一樣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也曉得不要緊，保了險都是保險行裡的干係。只是瞧著燄騰騰的火就在面前燒，自心裡也不能夠自主呢。」